

春运大考 需要大智慧大联网

时事点评

□阳晚

为期 40 天的 2012 年全国春运 1 月 8 日正式启动,今年春运预测客流量将达到 31.58 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春运期间客流量相当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 2 次。

渴望、拥挤、焦灼、疲惫……几乎成为这数十天的“中国表情”。一张春运车票,成为数亿人的心头之痛。从第一代民工到第二代、第三代,数十年来,周而复始。年年春运年难,解决“一票难求”没有谁能给出准确时间表。

过年回家,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当情绪得不到排解,公众的智慧便被空前激发,春运攻略大行其道,囫人囫土层出不穷。数天前,有民工致信铁道部称网络购票不公而获媒体赞助飞机票,得以顺利回家。8 日,又有“回家达人”发

明“曲线回家法”——“借道”国外,相当雷人。“借道”国外的真实性有待求证,即使真实也没有多少可行性,对于连网络资源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农民工来说,“借道”外国岂不等于“何不食肉糜”。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称,今年铁路春运的运输需求与能力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预计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 2.35 亿人次,同比增加 1352 万人,增长 6.1%,日均 588 万人,同比增加 34 万人。作为春运的“龙头老大”,铁路只能解决 2 亿多人次,与 30 亿人次的需求相比,如此巨大的供需缺口,仅靠旅客的小智慧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春运大考,需要更高层次的大智慧,需要各种交通方式的“大联网”。

过年回家、过完年返工是融入公众血液的文化传统,是不可压缩的刚性需求,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候鸟现象”都将存在,除非二元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等社会问题都得以彻底解决。相关部门要做的,恐怕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可能满足而不是抑制公众这种需求。像过往,每到年关,呼吁农民工留在原地过年,作用有多大?事实上,解决春运难题,还是大

有潜力可挖的,不必太悲观。

就以公路运输为例。据公安局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1.04 亿辆,仅次于美国的 2.85 亿辆,位居世界第二。辅以全球第二的高速公路里程,如果得以充分利用,可以大大缓解春运难题。而尴尬的现实是,我国收费公路占全球 70%,且收费之高世所罕见,一趟路跑下来,路桥费与油费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贵一些。高收费、低品质大大抑制了公众利用高速公路的出行欲望。近年,陕西、宁夏、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春节三两天也会选择性地减免路桥费,象征性地减免聊胜于无,对缓解春运压力的作用有限。不敢奢望全年免费通行,哪怕春运这三四十天适当减免,对广大驾车回乡的游子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利好。

公路运输只是一面镜子,照见管理的短板。航空、铁路、水路都一样,面对春运需求,仍有改善、提高的空间。譬如给春运期间的运输企业减免税费,让企业有能力提高产能,为春运分忧,并把优惠传导到旅客身上,提升他们过年回家的幸福感,一举两得。

爱情涂鸦

画中有话



长江大桥是武汉一景,游人多喜到此凭栏远眺。但如今这里却成了“爱情涂鸦”的场所。举目所见,到处用红漆涂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异常醒目,细数类似“爱情宣言”约有 1100 多处,如“××,爱你一万年”,“××,好想娶你”等等。有人甚至画上两头卡通猪,以示爱慕之意。除护栏外,桥上的路灯杆背面也被人涂鸦。大桥管理者对此颇为无奈,每每刚粉刷新,不久又被涂上。(据《武汉晨报》)

登高望远,美景尽收,于是爱意大发,挥毫泼墨,倘若是书于纸上,悬于室内,或可长期留存,亦不失为爱情的纪念。但放置于公共场所,便需讲究点艺术,还需与景相融,否则,便有碍观瞻,带来视觉污染。爱情之美,不仅愉悦自己,还需不令他人烦扰。不顾场合,不讲公德的涂鸦,与其说是“爱情涂鸦”,不如说是“涂鸦爱情”,在公众眼里,与随地丢弃的垃圾也差不多。

这笔钱我自己用”,真好

□金晚

新华社报道,用双臂去接从十楼坠下女孩的“最美母亲”吴菊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所在的阿里巴巴公司奖了我 20 万元,当时有很多记者问我这笔钱打算怎么用,我回答说,我刚买了房,还有很多贷款要还,这笔钱我自己要留着用……我不觉得我现在有条件捐这么大一笔钱出去。”

我们看到的很多英雄人物、劳动模范都把奖金捐了出去,这当然很好;但是吴菊萍却要把钱留着自己用,这让我们感觉更好。因为终于有焦点人物敢于把自己真实

想法展现于公众面前,终于坦诚率真地对“思维定式”说不了。在这一点上,她可能有“私”,但无私。

当然不能说那些捐出奖金的人都有“伪”,他们是高尚的。但其中会不会有人是被迫捐出的?很难说。受表彰者一个接一个地捐出奖金,既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让后继者很难做出“奖金自用”的选择。

当年子路救了溺水者后收了一头牛作为谢礼,孔老师表扬了他;子贡替一位奴隶赎身却拒绝了奖励,认为做好事求回报不道德,孔老师却批评他,说鲁国将不再有

人愿做这种好事了。“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故事流传千古,正说明类似的情况一直是人类社会避不开的话题。

英雄在闪光的一瞬间,是英雄;在平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如果有一种舆论压力,让他们无论闪不闪光都必须始终是英雄,那就曲解了英雄的意义。

这回最美妈妈并没有给媒体以“无限拔高”的机会,但却获得了媒体几乎一致的好评。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人性化的回归。

“教化论”透着一股腐朽的子民味儿

社会热点

□胡印斌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1 月 9 日上午,在广东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佛山市人大代表方明的上述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会后,方明坚持认为市民是需要教化的,她还表示,她在谈到政府与市民关系时,使用了“溺爱的孩子”这样的类比也没错,“必须承认,政府是一个管理机构”。(《广州日报》1 月 10 日)

方明的上述言论并不存在被断章取义的可能,因为负责的记者会下又采访了她,她也就“教化”、“溺爱”以及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佛山市人大代表确实是“言为心声”,表达了她对政府教化百姓的期待。也因此,这样颇具“穿越感”的言论就愈加令人诧异,都什么时代了,为何总有人只想着教化百姓?堂皇的“教化论”后面,何以透出一股腐朽的子民味儿?

百姓不是惯坏的孩子,也不是温顺的孝子,更不是天然的刁民,而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什么叫公民?能“自觉地尽到义务,享受权利”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孝子、刁民云云,不过是某些习惯了对百姓颐指气使的官员污蔑性的称谓罢了。古代所谓“父母官”牧民,就是这种官民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一般民众,只能是被“牧”、被“驱使”的对象,权利并非固有,而是赐予的。

现代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早已不再是父子关系,而应该是不

同主体之间的对等关系。政府当然是一个管理机构,但不要忘记,这样的管理机构是由于民众让渡出部分权利,并出资供养起来的,其职责也并不是教化民众,而是负责全体民众的公共事务,为全体民众利益服务的。这也是所谓“公仆”的意义所在: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利益。那种让百姓匍匐于政府下面、接受教化的说法,实在荒诞。

在现代法权关系下,政府和民众之间是权力与权利相互博弈的关系,政府要限制膨胀的权力,而民众则要主张合法权利。民众对于政府施政的不同意、不服从,不仅不能构成刁民的要件,反而正是公民意识的体现。以社会普遍关注的政府强拆为例,按照方明代表的上述说法,那些利益明显被损害的“孝子”是不是就必须服从?一旦表达不满、不服从,是不是就一定是“不合理要求”,就一定就是刁民?

只要政府能够完全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只要公民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尽到义务,主张权利,则教化之类的事情,实在就不劳政府操心了。政府是否越权、民众是否刁民,应该让法律来作裁断,而不是任由官员指认。人大代表肩负人民的期待,理应积极倡扬公民意识,警惕政府越权,岂能还在那里抱残守缺,坚持所谓“百姓是教好的”这样的腐朽观念,强调百姓身上的“刁民”可能,自认子民?

“匍匐在绝对专制下的奴隶,往往称臣民甚至子民。”著名学者王学泰此前曾撰文疾呼,要清除子民意识,强调公民意识。他还说,“百年来,这些都是学界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但直至今日,许多做教育工作的人对它还是缺少警惕。”遗憾的是,这些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仍不时沉滓泛起,穿越时空而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浩叹。看来,公民意识的树立,任重道远,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见效的。

谁懂“无用之用”?

言者有意

□东剑涛

华中科大新闻学院 2011 级一位学生致信校长,表示“学校对新闻专业修数学的要求,真的很失落……文科生学数学,有什么用呢?就算要用,也往往是在用之前,就被遗忘和荒废了。”(据《武汉晚报》)

这封信不只在该校引起广泛议论,在社会舆论中也同样。文科生要不要学理科知识?教育界意见基本一致,即:一个人要全面发展,就必须吸收各种类型的知识。举两个小例子。钱学森的艺术修养很高,他说“这使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相对钱老搞的大火箭,只研

究“小虫子”的法布尔则在十九世纪末期就提出蜘蛛是怎样织出如对数螺线一般无穷奥妙的几何图案、人们研究数学能否向蜘蛛学习等问题。现在搞生物学的,有多少懂对数螺线?

学生为何会生出“没用”的感慨?美国哲学家普特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能继续进行自身的教育。”爱因斯坦表达得更清楚:“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但我们不是这样。这位学生之所以会写这样的信,并不是他的错,而是一直以来各种教育的导向就是以“记住”、“以‘有用’为目标。学钢琴绘画是为了考级、学英语是为了职称、上大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读硕博是为了找个更好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孩子们从幼儿园乃至更早,便懂得“有用的学,没用的不学”。两千年前,庄子就告诫过世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文科生学数学,大概就属于“无用”吧。但是今人多已不懂得“无用”的“大用”了。